

徐 瑛 文 集

第一卷·儿童文学

第二卷·中短篇小说

第三卷·长篇小说

第四卷·散文随笔

第五卷·纪实文学

徐瑛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UYING WENJ

第二卷·中短篇小说

徐瑛

文集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瑛文集.第二卷,中短篇小说/徐瑛著.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0.7

ISBN 978-7-5396-3436-4

I.①徐… II.①徐… III.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04480号

出版人:唐伽

责任编辑:路扬 徐海燕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3533889

印制:合肥芳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4656798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22.5 字数:460千字

版次: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00.00元(全五卷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野鸭洲历险记/003

并非英雄的故事/082

“天鹅”恋/150

落 叶/189

短篇小说

知县街上/265

“县长夫人”/276

河上,没有桥/288

童 尿/297

枣 山/301

边村车祸/306

小道三站/320

边村佳话/325

难忘那只“油葫芦”/329

小姨和狗蛋叔/334

洁白的菊花/340

涡河沉舟/351



中篇小说

野鸭洲历险记

第一章 拉萨来信

当一年一度的暑假到来的时候,颖州市医院家属院里的孩子们立刻插上了向往的翅膀,都想飞驰到一个新奇而又充满神话色彩的天地里去。孩子们不是不热爱这座生养他们的城市,他们对这座城市太熟悉啦!楼房呀、马路呀、城河呀、烟囱呀、公园呀……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,他们都不止看过一千遍!一个十岁、十几岁的孩子,就像一个羽毛未丰、刚学跳枝的雏鸟,已经不满足于在生养它的窝巢里生活,向往着飞向广阔的天地!在他们看来,这座城市外面的世界更加神奇而有趣。每年,寒暑假即将过去,那些外出度假、满载而归的孩子,仿佛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神秘的色彩!即使是一个平常拙嘴笨舌的孩子,这会儿也会变得巧嘴利舌的。“呱呱呱”,不知他(她)肚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新鲜事儿,仿佛潺潺的山泉,永远都流淌不完似的!有个到地质勘探队度假归来的孩子,活灵活现地向小伙伴们叙说了他在深山老林里的见闻。他讲了很多很多新奇动人的事儿,最有趣的是勘探队的叔叔搂着猴子睡觉的故事。他说,“八一”建军节那天,勘探队员们在山下一棵千年古松下聚餐。他们喝的是亳州酿的古井贡酒。这酒又浓又香,劲儿特别大。相传,这酒过去是专门酿给皇帝老子喝的。勘探队的队员们享受了封建帝王的待遇,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。当他们醒来的时候,发现每个人怀里都搂着一只毛茸茸的猴儿。调皮的猴儿今天可真叫老实,任你拧它的耳朵、打它的屁股,它们都不动弹呢。乖乖儿!猴儿今天为什么这般老实呀?后来勘探队的叔叔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!餐桌上喝剩下的两瓶酒不见了,而猴儿一个个醉眼蒙眬,尖嘴猴腮上还散发着酒气。好个调皮的猴儿,原来它们偷喝了古井贡酒,跟勘探队的叔叔们共庆佳节,一醉方休啦!

在小伙伴们听了这个故事，一个个捧腹大笑、肚子疼得叫妈的当儿，那孩子又掏出一把五彩斑斓的矿石，分赠给在场的每一个孩子。有一个到乡下奶奶家度假的孩子，对这个孩子精彩的表演显然不服气，当场吹嘘道：“你那故事有啥了不起呀？我在乡下奶奶家听到、见到的新鲜事儿，比你那故事精彩多啦！”

“哈！不害臊，吹大牛！”

“谁吹牛呀？我讲的是真话！”

“不吹牛就讲给大伙儿听听！”

“讲就讲。不过，我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，保险你们都得大鸭蛋——”

“又吹！”

“你们猜猜，俺奶奶家那窝小鸡是公鸡抱的还是母鸡抱的？”

哈！想不到吹牛大王出了这么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题目。母鸡抱小鸡，天经地义，这还用得着问吗？

“不对！俺奶奶家那窝小鸡是公鸡抱的！”

乖乖儿！这不等于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吗？

“你们瞪眼、撇嘴干啥呢？听俺慢慢说嘛！过去呀，奶奶都是用母鸡抱小鸡——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法子。可是，这法子不科学：第一，母鸡只要一抱小鸡就不能下蛋；第二，母鸡带小鸡蚀耗大，猫啦、狗啦、黄鼠狼啦，甚至连大老鼠都敢偷吃小鸡娃儿。后来嘛，俺二叔想了个鬼点子：用尖嘴利爪的大公鸡抱小鸡。公鸡咋能抱窝呀？二叔先把公鸡阉割一下，然后用酒浸泡的糠窝窝喂它。就这样，鸡公公晕晕乎乎地就当起鸡婆婆来啦！”

嗨！你听这故事有多么新鲜！外出归来的孩子肚里谁没有三五个这样妙趣横生的故事呢？你讲一个，他讲一个，一个比一个稀奇古怪。而那些没有外出度假的孩子，此刻却只有咂嘴吐舌、暗自惊叹的份儿！

城外是一个神奇奥秘的世界，市医院家属院里的孩子们谁不想在暑假里飞往那个世界去呢？更何况，生物老师还给他们布置了考察野生动物的暑假作业呢！

可是，十三岁的陶小钊却飞不出去。不是她不向往那个新天地，而是城外那个偌大的世界里没有她落脚、容身的地方。住在淮河岸边的姥姥、姥爷，在妈妈还未从医学院毕业时就相继去世了。黄山脚下的爷爷、奶奶，也因为小钊生下不久，爸爸和妈妈离了婚，就和她们母女断绝了关系。爸爸为什么要和妈

妈离婚呢？是妈妈不好吗？不是，完全不是！不是小钊夸口，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是爸爸不好吗？每当小钊问及此事，妈妈总是摇头叹气。妈妈说，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，不是她这样年龄的小姑娘能够理解的。

陶小钊是初中一年级的优等生。她不但各门功课都很棒，而且在市里举办的向“六一”献礼的活动中，她制造的“无线电遥控舰艇模型”被评为一等奖。可是，在漫长的暑假里，她总不能老是一个人躲在家里欣赏那艘造型美观的舰模吧？再说，一天到晚关在家里不出屋，怎么能完成生物老师交给的考察野生动物的暑假作业呢？她多么想走出城去，到一个新的天地里去长长见识呀！

妈妈很理解女儿的心情，有一次，故意悄悄地问她：“钊儿，你想到乡下去过暑假吗？”

“想，太想啦！可是，”她撅着小嘴，委屈地说，“我到哪里去呀？乡下一家亲戚也没有……”

“钊，你到染马庄赵奶奶家去吧。”

“赵奶奶是咱们家啥亲戚呢？”

“是……哎呀，鬼丫头，妈该怎么对你说呢？也许……将来……以后你会明白的。”妈妈红着脸，语无伦次地支吾道。

无亲无故的，到那里度暑假算什么呢？不去，陶小钊不去！

妈妈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心里仿佛隐藏着什么不可言喻的秘密。

陶小钊懂得“秘密”的词意。她知道，一个人心中的秘密，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。小钊是个文静、知礼的孩子，妈妈不愿说的事，她从不乱打听。

一天午饭后，妈妈到市医院外科门诊部值班去了。陶小钊躺在妈妈床上睡午觉。醒来后，她站在大立柜穿衣镜面前去梳头。就在梳头的当儿，她突然发现蓬松的黑发上少了一只珐琅质红发卡。那是一只像她这样年龄的小姑娘最喜爱的发卡！玫瑰色的红发卡配上淡绿色的彩绸蝴蝶结儿，你可以想象出把陶小钊打扮得多么美丽动人！

小钊珍惜这只红发卡，不仅因为它美，还因为它是赵群叔叔千里迢迢从拉萨寄来的。赵叔叔原来也是市医院的外科医生，三年前参加赴藏医疗队；现在在拉萨创办一所卫生学校，帮助藏族同胞培养自己的医生。俗话说：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。”赵叔叔在数千里之外还想着陶小钊。小钊倘若把发卡丢失了，怎对得起敬爱的赵叔叔呢？她以为发卡是睡觉时丢掉的，就急忙到妈妈床上去寻找。她揉皱了床单，弄散了被垛，把个整整齐齐的床铺翻腾得一团

糟,可怎么都寻不到那只心爱的红发卡。就在她灰心失望的时候,忽然瞅见床头上的绣花枕头。她猜想,发卡一定压在枕头底下啦!陶小钏挪开枕头,未找到发卡,却发现一封从拉萨寄给妈妈的信。小钏不看信瓢,就知道是赵群叔叔写的。赵叔叔是经常给妈妈写信的,而且每一封都是写得老长老长的。那些信写得一定很有趣,要不,妈妈一接到拉萨来信,为什么就兴奋得脸蛋儿泛红呢?小钏是妈妈的心尖肉,可就是不让小钏看赵叔叔的信。哼,妈妈真自私,为什么不让小钏也分享一下看信的快乐呢?妈妈不让看,小钏偏要看!看看有什么了不起呢?小钏拿起信封看两眼,耳边仿佛响起了妈妈严厉的声音:“小钏,快将信放下,不许看!”小钏是个百依百顺的乖孩子,妈妈不许看,为什么还要偷看呢?她犹豫一下,又把信放下了。她望着鼓囊囊的信封,心里不由得想:去年暑假期间,外出度假的同学给我写的几封记述外地见闻的信,哪一封没让妈妈看呢?只许妈妈看女儿的信,不许女儿看妈妈的信,天下哪有这个理儿?情理不公,人心难服哩!赵群叔叔信上写的一定是在西藏的见闻吧?是记述喇嘛寺的传奇故事,还是描写西藏高原绚丽的自然风光?要不就是介绍藏族同胞的风物人情?……哎呀,赵叔叔的信太有趣啦!要是将信上写的内容讲给同学们听听,准能逗得他们拍手叫绝呢!想到此,小钏第二次拿起那封信。可是,就在她伸出两个细嫩的手指去掏信瓢的时候,她耳边又响起妈妈严厉的声音:“放下,不许看!”小钏又慌忙将信放回原处。她呆愣地盯着那封诱人的信,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:不许看——就要看——不许看——就要看,就要看!强烈的好奇心终于促使她第三次拿起那封信。她勇敢而又胆怯地取出信瓢,展开一看,不禁惊喜得“哎呀”一声,原来赵叔叔这封信就是写给她的——

亲爱的小钏:

暑假到了。你妈妈写信告诉我,你很想到城外什么地方去度假,而又苦于没有什么地方可去。叔叔给你介绍个地方好吗?在颍州城西北四十五里外,有个乡村名叫染马庄。老辈人为啥叫它这么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呢?相传在这个村庄发生过一段动人的传奇故事。庄南边有个五色塘。为什么叫五色塘呢?据说塘里的水会变色:有时变青,有时变蓝,有时变黄,有时变红,有时变黑。一塘水为什么会变换那么多颜色呢?这与上面说的那个传奇故事有关系。究竟是怎么回事?你去打听打听就知道啦。染马庄的东边,有一条弯弯曲曲

的小河,名叫野鸭河。野鸭河里有一个野鸭洲。洲子上有成群结队的野鸭。这里的野鸭也跟别处的野鸭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呢?这里的野鸭比别处的野鸭肯下蛋,而且飞不高,飞不远。孩子们到野鸭洲上去玩,不仅能捡到野鸭蛋,而且还能赤手空拳捉到野鸭呢!不过,孩子们都不轻易到野鸭洲上去,因为政府号召要保护野生动物呀!至于洲上的野鸭为什么下蛋多而又飞不高、飞不远,这里面也有故事哩。

染马庄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汉,乡亲们都尊称他“瓜王爷”。瓜王爷不姓瓜,而姓王。因为他善于种瓜,大家才这样叫他。种瓜能称“王”,你可以想象出他种的瓜有多么甜,有多么可口!哎呀,写到这里,叔叔嘴里差点流出了口水。远在西藏的拉萨,叔叔多么想吃一块瓜王爷种的那沙凌凌、甜蜜蜜的西瓜啊!瓜王爷不仅善于种瓜,还装了一肚子曲折离奇的故事呢。你坐在马架子瓜棚旁,身边是绿茵茵的瓜蔓,头顶上飘游着棉絮般的白云,一面品尝瓜王爷种的瓜,一面听他讲故事,那才叫诗情画意哩!

染马庄还有一群天真可爱的小伙伴,最有名的是两个“司令”——海军和陆军司令。他俩都出生在染马庄。染马庄好不威风呀!

海军司令是我的儿子(当然是你的弟弟),今年十二岁,大名叫赵水龙。赵司令勇敢、胆大,可就是学习差劲儿。五年级的学生啦,解不好逆水行舟那样的数学题。你是他的姐姐,到染马庄后要好好帮助他。陆军司令名叫丁三娃,一落地就是个豁嘴儿,所以 he 有两个挺不体面的尊号:一是豁嘴司令,二是龅鼻子司令。

这两个司令都是染马庄赫赫有名的人物,用不着多介绍,你去后很快就会认识他们的。

俗话说:“百闻不如一见。”情况我就不多说啦。去吧,小钊!我娘——你赵奶奶不知有多疼爱你!

预祝

暑假愉快!

你的叔叔 赵 群

陶小钊读完赵群叔叔写的信，恨不得长上翅膀，马上飞往神奇的染马庄。染马庄太美啦！

可是，赵群叔叔为什么写信让陶小钊到染马庄度暑假？既然非亲非故，陶小钊的妈妈陶华又为什么同意让宝贝女儿到那里去？陶华为什么接到赵群的来信就兴奋得脸上泛红？为什么不许女儿看那些信？这些还都是个秘密。你想知道这些秘密吗？别心急。当你耐着性子读完这本书最后一页的时候，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掩卷叫道：“哈！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！”

第二章 两个“司令”

一天，乡里小学通往染马庄的黄土大道上，尘土飞扬，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一支“军队”——这就是染马庄大名鼎鼎的两个“司令”领导的“队伍”。走在右边的是赵群的宝贝儿子——海军司令赵水龙。哈！赵司令驾驶的那艘“巡洋舰”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式舰艇：一条长板凳翻过来夹在屁股底下，双手握住“方向盘”——板凳腿，煞有介事地高呼着：“左满舵——舵满左！”乘风破浪，开起来比“阿波罗号”还要神气一千倍呢！

巡洋舰的左边，是陆军司令丁三娃。丁司令头戴柳条帽，脖子上卡着两根像驴夹板似的板凳腿——这是一挺重型“机关枪”。机关枪“嗒嗒嗒”地响着。然而，那枪声既不清脆又不响亮，而是龇声讷气的，显然是因为“枪膛”里有什么地方漏了气。

你可别笑话染马庄两个司令出洋相，当年的新四军游击队，不就曾用一块红绸布裹着破笞帚冒充盒子炮，去缴获鬼子、汉奸的真枪吗？人家这是发扬革命传统哩！

两个司令顺着黄土大道正在“急行军”。两个染着红、蓝墨水的破书包在他们身后晃晃悠悠，很不礼貌地拍打着“将军”们的屁股蛋。书包里的铅笔盒、小石子、破钉头什么的，猛烈地跳动着，不断发出“噼里啪啦”、“叽里哐当”的撞击声。这当然应该叫做“仪仗队”演奏的军乐啰！

这时的黄土大道上，真正是人欢马叫，军乐阵阵，尘烟滚滚，好一幅壮观的行军图！

趁两个司令急行军的当儿，我们不妨仔细观赏一下将军们的尊容：海军司令赵水龙个头儿瘦小，鼻子、眼睛长得挺机灵。你莫看赵司令的仪表不怎么威

武,水域里的十八般武艺,他却样样皆通哩。乡下孩子没经过正规的游泳训练,说不好那些正规的游泳术语,可是什么蛤蟆跳水、狗打扑腾、老牛大憋气、浪里滚龙……赵司令没有不会的。当然,他最拿手的一招就是扎猛子。一猛子扎进河,听不见水响,看不见波动,神不知鬼不觉,眨眼的工夫就出现在几丈远的水面上。水龙会划船、撑篙、划桨、摇橹、掌舵,他都能来一手。没这两下子,他敢替丁大伯在野鸭河里摆渡?陆军司令丁三娃是个肥头大耳的胖墩儿。他是摆渡的跛腿丁大伯的宝贝疙瘩。本来,染马庄海军司令的那把“金交椅”应该是三娃坐的。怎奈丁大伯两口儿就这么个单根独苗的宝贝蛋,怕被龙王爷收了去,从小就严禁他下河玩水,也不准他到自己的船上去。丁三娃无缘当海军司令,便当上了陆军司令。他膀大腰圆,有一身好力气。在学校里,摔跤、拔河、顶砖头、投铅球……班里没谁能够比得过他。丁司令美中不足的是个豁嘴子。刚才机关枪声不响亮,原因也就在这里。

两个司令来到村口,正要兵分两路时,三娃向水龙低声问道:“喂,暑假里咱们的紧急联络信号——”

“三声狗叫!”赵水龙不假思索地接道。

“不好不好!狗爱吃屎,脏死人哩。”三娃龇着鼻子说。

“那就学三声猫叫。咪啊呜,咪啊呜……”水龙叫着,扮个滑稽的猫脸相。

“不好不好!猫吃老鼠,更寒碜人啦。干脆,拍三声巴掌吧!”不管狗叫、猫叫,豁嘴司令都学不像,所以他都不赞成。

水龙很能体谅陆军司令的难处,也就同意了。

三娃很得意,跳个高儿就往家里跑去。

水龙急忙向他喊道:“喂,还俺的机关枪!”

三娃摘掉脖子上的“驴夹板”,一甩手,扔了过来。

水龙接过板凳腿,安装好,规规矩矩扛在肩膀上,往家里走去。

水龙的家住在村东头,门前长着一棵老枣树。他家黄土垒的院墙头上爬满了梅豆蔓。秧蔓上开着紫花和白花,浓郁的香气引来了成群的蜜蜂和蝴蝶,“嗡嗡嘤嘤”,给这座幽静的农家小院增添了生机。向阳处有一道鸡架门楼。院子里有三间半新不旧的堂屋和一间当厨房的东屋。奶奶住堂屋的东间,水龙住在西间。水龙进了堂屋,忽见自己住的套间门口挂起一条花布门帘子。他放下板凳,摘掉书包,将门帘轻轻一挑,钩着脑袋朝里一看,乖乖儿,这哪里还是自己住的屋呀!你看嘛,床上挂起一顶雪白的蚊帐,床板上铺了一条崭新

的花线毯，线毯上还铺着一张细细密密的竹凉席。自己那条印着“世界地图”（尿花）的被子不见了，换上了一床绯红缎子被，被垛上还压着一只绣花枕头。靠窗户那张平时放着乱七八糟东西的小条桌也变了样儿，擦抹得明净发亮；桌上还搁着一面圆镜子，镜子里映着水龙那种惊异的神态。奶奶今天是怎么啦？为啥把房子收拾得这样美气呀？莫不是谁在这屋里娶媳妇吧？不会！谁能把媳妇娶到水龙屋里呢？管他哩！这是水龙的住室，水龙就有资格在床上睡。他甩掉塑料凉鞋，躺到床上一连来了几个驴打滚儿；收起两脚，正想再来个前滚翻，不料奶奶却颤颤巍巍地走过来，一把将他拖下床，指着他鼻子骂道：

“小祖宗！你看你把床盘腾的？哎哟，瞧这脚丫巴印子！”奶奶又是擦又是抹，折腾了老半天，才算把几个“梅花瓣儿”弄掉。

奶奶警告道：“今后你少到这屋里闹腾，你的床铺搬到东间屋里去啦。”

奶奶说着，把水龙拉到东间屋。只见在奶奶床的面前，又摆了一张小网床，床上摆着水龙的铺盖卷儿。还没等水龙问个明白，奶奶又说：“放假啦？还不把通知单拿出来让俺看看。”

这是每年寒、暑假开始那天，水龙必过的一大关。

水龙不情愿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张揉皱的通知单。他把通知单往奶奶手里一塞，拔腿就想逃跑。奶奶一把拉住他，命令道：

“给，还不快念给俺听听！”

水龙怕的就是这一招儿。他每次都想躲掉这一关，可每次又都躲不掉。水龙只好一边硬着头皮念，一边等待奶奶没完没了的数落。他先念成绩表一栏：

“体育九十分，音乐八十五分，语文七十五分，数学六十分……”

“咳！”奶奶叹口气，“小水龙呀小水龙，你看看你这成绩像啥话。人人都说你心灵，可你就是不把心思用到书本上去。谁家孩子像你？真叫人没法儿！”

水龙不服气地反驳道：“丁三娃的数学不及格，他还不如我哩！”

“你咋不跟人家考九十、一百分的学生比？为啥单跟差的比？不知长进的东西，看你将来长大了咋办！”

“长大了俺去当海军，开军舰！”水龙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哟，哟！就凭你这不知长进的样儿，还想当海军哩！你以为开军舰就像给你丁大伯摆渡船那么容易呀？你以为就凭你会狗打扑腾那两下子，就能戴上拉尾巴帽儿啦？到大海大洋里去当兵也得有学问。肚里没墨水儿，就甭想

戴拉尾巴帽儿!”

水龙睥睨地斜了奶奶一眼,皱皱鼻子,心里说:你这老奶奶就会拿这话吓唬人。当海军跟念书有啥关系呢?当海军是为了打仗,打仗只要勇敢、不怕死就行啦!敌人来了,你不用拳头狠狠揍他,难道就凭演算一道“逆水行舟”的怪题儿就能把人家吓跑啦?水龙宁愿打沉敌人一百艘军舰,也不愿演算一道逆水行舟的数学题。逆水行舟也不过撑篙、摇橹多掏把劲儿,为啥还非要一道一道地演算呢?编教科书的老师就会瞎捉弄人!

水龙正搁心里瞎嘀咕,奶奶又发布命令道:“你把老师的评语再念给俺听听!”

“该生热爱劳动,对班务工作积极;大胆、勇敢……”这几句评语水龙念起来声音洪亮,像朗诵课文似的。但接下去,声调突然变得低沉,像蚊子嗡嗡:“喜欢恶作剧,有时欺负女同学……”

“老天爷!”奶奶不等水龙念完,又唠叨开了,“小祖宗!你这个坏毛病总是改不掉!为啥欺负人家女孩儿?女孩儿不是人?你娘、奶奶还不都是从女孩儿长大的?你……”奶奶眼圈儿一红,说不下去了。

水龙三岁时就死了娘。孙孙的任性、顽皮,说起来也都是奶奶娇惯的。一个没娘的孩子,爸爸又不在身边,当奶奶的怎不心疼他呢?奶奶平时不愿提水龙的娘,怕触伤孙子那颗幼小的心。刚才在气头上,无意中顺口说了出来,心里很后悔。她缓口气,慈祥地抚摸着水龙的头,叹口气接着说:“龙儿,你也不小了,你爸爸不在家,奶奶是个睁眼瞎子,平时想教你,心里有劲儿也使不上。你不好好念书,将来没出息,奶奶对不起你爸爸,更对不起你那死去的娘……”老奶奶声音哽咽,又说不下去了。

水龙抬眼看看白发苍苍、满脸皱纹的奶奶,心里受了感动,鼻孔里酸溜溜的,愧疚地想向奶奶认个错儿,可搜肠刮肚,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儿:“奶奶……”

老奶奶掀起衣襟擦擦昏花老眼,说道:“你爸爸来信说,暑假里给你从颍州城里请一位小老师来,帮你补习功课。信上说,这个小老师比你才大一岁,可人家都念初中一年级啦。你爸爸说,这个小老师各门功课都呱呱叫。有一回屋里(物理)比赛,人家在颍州城里考了个头名状元哩!龙儿,奶奶不懂,你们学生搁屋里比赛啥呢?”

水龙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了,解释道:“奶奶,你说错啦!不是搁屋里比

赛,是物理竞赛。物理也是一门功课,可难哩!俺老师说,念到初中才有这门功课呢。”

“哈哈,是这么回事儿。要不俺就说不中用嘛,奶奶这辈子围着锅台转,光知道屋里屋外的。龙儿,你那位小老师眼下就要来咱家,你要用心向人家学习,可甭再惹奶奶生气啦。”

水龙点点头。听说人家物理竞赛在颍州城里考头名,心里对这位未见面的小老师不由得肃然起敬。

“龙儿,你在家好好温习功课,奶奶到菜园里割把韭菜,今儿晌午给你包饺子吃。”奶奶拿把镰刀,挎个小竹篮子,关上大门,慢慢悠悠地走了。

奶奶走后,水龙把吃饭用的小方桌搬到院子里枣树底下,桌旁又放了把小竹椅子。他掏出练习本儿,歪歪扭扭地写上了“暑假作业”几个大字。

水龙下了决心,今后一定要好好给奶奶学习。不给奶奶学习,把老人家气病了,气死了,谁还心疼水龙呢?

他抄了一道数学题。这道数学题目真难,大括号套着中括号,中括号里边又套着一个小括号。三个括号里边,加、减、乘、除都有呢。光题目就抄了一大行,乖乖儿!开头碰了个拦路虎,把水龙吓得眼花缭乱的。他搁心里鼓励着自己:别怕,别怕,老师讲得明白——演算这样的习题要像老奶奶剥竹笋,一层一层地解。于是,他默念着演算法则:先脱小括号,再脱中括号,然后再脱大括号,先乘除而后再加减……他这么默念了一遍,心里不怎么慌乱了。

可是,他刚解开小括号,院墙外忽然响起三下巴掌声。水龙心里说着“不理他,不理他”,却还是忍不住抬头朝外张望:墙头上梅豆花丛里,露出了个豁嘴儿。

豁嘴儿悄悄地招手喊道:“水龙,快,有紧急情况!”

陆军司令丁三娃这一喊不当紧,却一下把海军司令赵水龙的魂儿招去了。什么大括号、中括号、小括号,通通滚你的蛋吧!

水龙丢下钢笔,拔腿朝大门口跑去……

第三章 鱼儿咬掉了“丁伯伯”的胡子

陶小钊到染马庄度暑假,本来妈妈要送她去。可是,临上车的时候,医院突然送进来一位重病号,要她去做手术。妈妈把车票退掉,想改日再送她。小

钏没听妈妈的话。十三岁的中学生啦,人家自己不能去呀?人们不是经常说她胆小、柔弱吗?胆小、柔弱的陶小钏,今天偏要做个样儿让大家瞧瞧,没有妈妈“保驾”,她照样能到染马庄!

妈妈把她打扮得像一朵花儿。她上身穿着一件洁白的的确良短袖衫,胸襟上绣着一枝嫣红的蜡梅花。下身穿着油绿色的百褶裙。她本来就长得细条条的,现在被宽宽的腰带一束,真像是一束纤细、柔软的垂柳枝儿。她脚上穿着一双鸭蛋绿的半高跟塑料凉鞋,没有穿袜子——妈妈说乡下的孩子夏天是不穿袜子的。裸露的小腿、脚丫,就像刚刚出水的藕节儿,雪白、鲜嫩。她这身素雅、俏丽的装束,再配上头上那顶又软又细、镶着红边儿的大草帽儿,使陶小钏显得出奇地俊美!当她踏着轻盈的脚步登上车门的时候,旅客们“刷”地把目光投过来,心里都不禁赞叹:呀!这是谁家的小姑娘,长得恁般好看!

好看的陶小钏可没留神旅客们在看她。此刻,她心里又兴奋又有点儿忐忑不安。她长到十三岁,毕竟是第一次独自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呀。天蓝色的大轿车载着旅客离开市区,穿过颍河桥,驶向广袤的绿色田野。她不由得回过头,久久地遥望着距她越来越远的颍州城。本来,她在这座城里生活得腻烦了才想到乡下去,可这会儿,却不知为什么又有点儿眷恋它。汽车拐了个弯儿。熟悉的烟囱、楼房终于在小钏的视线里消失了。当连那座高耸入云的文峰塔的塔尖也看不到的时候,她才恋恋不舍地转过头来。一根根高大的水泥电线杆从车旁一闪即逝。她那双杏儿般的大眼睛湿润了,深深的眼窝里转动着晶莹的泪花儿。

过了一会儿,陶小钏终于摆脱了莫名其妙的忧伤。她望着远处一座座被茂密的树木掩盖着的村庄,望着树木深处时隐时现的农舍,想象着染马庄,想象着五色塘,想象着野鸭洲,想象着两个司令……她的心欢跳起来:汽车呀汽车,你快点儿飞跑吧!

陶小钏在野鸭镇走下公共汽车。她的一双脚刚刚踏上地面,立刻就被一群三轮车夫包围起来。她挑选了一辆棕色、油漆得闪亮的三轮车。可是,就在她即将往车上坐的时候,耳边仿佛忽然响起一阵阵嘲笑声:“看呀,十三岁的中学生自己连路都不愿走,路不远,还要三轮车送。城里的女孩儿真娇贵!”

她迟疑一下,终于默不作声地挤出了三轮车的包围圈,挎着一只紫红色的人造革旅行包,一步一步向街里走去。车夫们望着她那娇小、柔弱的背影,都不得不得叹了一口气。